王氏經說

王氏經說卷第五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左傳三

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左氏昭七年傳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孔疏云何休膏肓難此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衆故不言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於鬼神此大亂之道也子產雖立良止以託繼絕此以鬼賞罰要不免於惑衆豈當述之以示季末鄭箴之曰伯有惡人也其死

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尙書五行傳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有尙德者附和氣而興利孟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由此也爲厲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厲之禮禮天子立七祀有大厲諸侯立五祀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範之事也子所不語怪力亂神謂虛陳靈象於今無驗也伯有爲厲鬼著明若此而何不語乎子產固爲衆愚將惑故并立公孫洩云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孔子曰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產達於此也紹蘭按易觀象
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表記夏道尊命事鬼敬神
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
周人尊禮尙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是三代皆
重尊事鬼神之典恐其惑衆是以夏周敬而遠之卽殷人
尊神先鬼亦必後禮何衆之能惑故孔子曰務民之義敬
鬼神而遠之又不語怪神以防其非仁義而祈福何亂之
能興至鬼之爲厲實陰陽沴气所爲月令季春命國難九
門磔攘以畢春氣鄭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

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
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
索室敺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
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秋天子
乃難以達秋氣鄭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
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
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
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
氣禦止疾疫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鄭

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
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彊陰出害人
也旁磔於四方之門凡此三儺皆以厲鬼害人雖聖王亦
不廢磔攘之磔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郊特牲亦
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是聖人亦不謂無厲鬼之事
今伯有死而爲厲是其鬼無所歸憑依於人以相驚懼因
立良止以撫之爾雅云鬼之爲言歸也鬼有所歸乃不爲
厲故子産曰吾爲之歸也又立公孫洩以說之卷阿云媚
于庶人民不可使知之故子産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此卽神道設教以解鄭人之惑何休乃執此爲膏肓康成據禮與洪範以箴之其說當矣

鄭伯男也

左氏昭十三年傳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杜注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孔疏鄭伯男也舊自多說鄭衆服虔云鄭伯爵在男服也賈逵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也賈逵兼用男服南面二說見國語注鄭志云與謂子男也周之舊俗國語注引作舊法是也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原此諸說蓋皆不通周語云鄭伯男也今本國語男作南王

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王肅注此與彼皆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言曰公侯足句辭也杜用王說周語韋昭注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面君也鄭司農云南謂于男鄭今之新鄭新鄭之於王城爲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在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昭按內傳子產爭貢曰爵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以此言之鄭在男服明矣周公雖制土中設九服至康王而西都鎬京其後衰微土地與減服制改易故鄭在男服禮畿外之侯伯世位其見待重於采地之君故曰是不尊貴也紹蘭按地官大司徒職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

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注其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賈疏云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者其民受地有一易再易故此諸侯之地據貢入天子似耕之者入諸侯者似易而不耕者故以公之地貢半似二百畝佃半也侯伯之地三之一貢入以天子似家三百畝佃百畝留二分似荒廢者也子男之地以三易四之一貢與天子似家得四百畝佃百畝留三分據似三百畝不耕者也佃民家無三易之地直以況義耳

康成說是周制公之地貢半侯伯之地貢三之一子男之

地貢四之一鄭爲伯國貢當同侯今子產旣例鄭曰伯而
又不從公侯之貢準以周禮不從公貢可也何以不從侯
貢鄭志荅趙商云此鄭伯男者非男畿乃謂子男也先鄭
之於王城爲在畿内之諸侯雖爵爲侯伯周之舊法皆食
子男之地故云鄭伯男也以此證之足知平丘爭承晋人
以鄭爲伯使從周禮侯伯三分貢一據下傳云貢之無藝
又云貢獻無極是幷欲令如公貢半故子產爭之以爲鄭
雖伯爵本食子男采地不但不能從公之貢且不能從侯
之貢欲從周禮子男四分貢一以衍舊法皆據禮以爭故

自日中以至于昏也子男貢同今不言子但言男者舉其至卑小者爲說是以子產曰列尊貢重又曰卑而貢重者甸服也以明公侯尊當貢重卑而貢重惟甸服鄭既非公侯之尊又非甸服可比則貢安得從重下傳云小國有闕所以得罪又云諸侯脩盟存小國也再俾小國以明鄭幾爵國與公侯地大者縣殊又安得從重是其所爭在男而不在伯若自居于伯即應從侯貢三分之一不得貢四分之一傳何以云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乎王肅以男連言足句杜用其說以爲爵列伯子男於文誼皆失之至周語鄭

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彼是襄王將以翟伐鄭故
富辰假曰南見鄭尊此是鄭不欲從貢重故子產言伯男
見鄭卑言各有當也韋昭彼注以南爲男服說本賈服鄭
衆以南男皆訓任古得通用又內傳上言甸服男對甸言
故云男服但周之王畿外五百里爲侯服又五百里爲甸
服又五百里爲男服明男服在甸服之外桓二年傳今晉
甸侯也定四年傳曹爲伯甸孔疏云地理志東都方六百
里半之爲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爲八百里計晉都太
原去洛邑近八百里曹去王城八百里詩疏謂鄭距王城

三百餘里若以鄭爲男服則男服轉在甸服之內是以康成不從鄭衆諸家之說解爲子男較諸說爲長

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左氏昭十八年傳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愼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愼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孔疏云梓愼所望望天氣耳非能望見火也而何休難云宋衛陳鄭去魯皆數千里謂登高以見其火豈實事哉劉光伯云案左傳不言望火何以言見其火元

卿以爲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覩千里之毫末梓愼旣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煙火孔子在陳知桓僖災者豈復望見之乎若見火知災則人皆知之矣何所貴乎梓愼左氏傳而編記之哉且四國去魯纔數百里而何休云數千里雖意欲其遠亦虛妄之極梓愼所望自當有以知之不知見何氣知其災也服虔云四國次有火氣也梓愼不言夜望妄知望次陳獨無次何所望哉今以爲服解義或然也據末句則元卿說至何所望哉止紹蘭按梓愼言七日火作是四國未火之前先已知其有火固不必於火作之日

望見火而後知左氏三十一年傳我君景公引領西望史
記周本紀俾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凡言望者不
必定是望見更知登大庭氏之庫以望左氏不謂梓慎望
火而後知是四國元卿據孔子在陳知桓僖災非待望見
以駁膏肓其說可作鄭箴也至服虔謂四國次有火气者
以梓慎於未火之前昏時大火星見望四國之次皆有火
气故丙子風卽知火始及火作一望卽知爲宋衞陳鄭無
煩於旣火夜望其次元卿乃云梓慎不言夜望安知望次
殊與服說相違又云陳無災何所望據漢書地理志韓地

角亢氐之分野也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則角亢氐之分野即是陳次元卿謂陳獨無次尤不然矣

舟鮫守之

左氏昭二十年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杜注舟鮫官名孔疏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爲官名也紹蘭按說文竹部篽禁苑也从竹御聲春秋傳曰澤之目篽魰或从又魚聲趙本目作自段若膺曰自當作舟左傳鮫當是魰誤許所據竟作舟篽耳魯語有舟虞同也嚴厚明亦同此說是矣篽漢書作籞宣帝紀詔池籞未

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緜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籞服虔曰籞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籞者禁苑也臣瓚曰籞者所以養鳥也設爲藩落周覆其上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元帝紀嚴籞池田假與貧民蘇林曰嚴飾池上之屋及其地也文選東京賦於東則洪池清籞衛籞古今字衛之言禦也取扞禦爲訓因俗嚴籞訓爲禁苑然則舟鮫守之亦謂設舟鮫之官守禦澤中萑蒲耳許約舉傳文故云澤之舟衛詖無取於鮫魚杜注孔疏皆失之晏子春秋外篇

亦作冉鮌乃後人據左氏譌本改之非舊文

而不能送亾君

左氏昭二十一年傳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亾君君請待之釋文而不能送亾君絕句紹蘭按上文多僚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亾此文廚人濮因公欲出故云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亾送亾與藉死對文謂送公出亡也自當以送亾絕句君請待之爲句

萬者二八

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

氏孔疏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豫部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於公萬者唯有二人紹蘭案二八當爲二八字之誤也隱五年傳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孔疏引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又襄十一年傳鄭人賂晉侯女樂二八史記秦本紀繆公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是樂舞皆自八以下爲節宋書樂志太常傅隆亦從服說故知當爲萬者二八也若二八則去一佾之數

猶遠更不成其爲舞矣

德鈞以卜

左氏昭二十六年傳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膏肓云（此下膏肓及箴皆依孔氏鄭學所輯）休以爲春秋之義三代異建有適媵以別貴賤有姪娣以辨親疏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下必從之豈復有卜隱桓

之禍皆由是興乃曰古制不亦謬哉左傳正義引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下不立愛也禮記檀弓正義引云若其以卜隱桓之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又大夫不世此士左傳正義有功字如左傳正義作而而如古字通升爲公卿通繼嗣之禮左傳王義無之禮二字左氏爲短見春官太卜疏鄭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今言無適則擇立長謂貴均始立長王不得立愛之法年均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中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禮有詢立君示義在此休之言謬失春秋與禮之義矣檀弓正義引箴云立長以適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

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左傳正義引箴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公卿之世立者詩文王正義無者字有大傳疏本無此字茲據左傳正義及詩正義刪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見太卜疏疏本無者字又誤絕爲犯茲依左傳及詩正義增改

繹蘭按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公薨立胡女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是穆叔稱義鈞則卜爲古之道與此傳所云德鈞以卜爲古之制正同國

語晉獻公曰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年韋注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韋注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韋注愛疑愛同也足知古有是說合於周禮卜立君之謚太卜鄭注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故此傳偁昔先王之命也若如公羊之說立適以長不以賢則伯邑考為長武王為賢何以文王舍長立賢而周室以興檀弓鄭注文之立武王權也按武王與伯邑考同母文之立武亦是立適但以賢不以長則文王之權合乎經而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之說未為通論也立子以貴不以長則帝辛為貴微子啟為長何以帝乙立貴舍長而商邑以亡史記殷本紀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此用其義與孟子以紂為兄之子而

有徹予啓及康成俱爲同母皆異即此知卜德之膏肓可箴立長立貴之說分不足據矣

使宰獻而請安

左氏昭二十七年傳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杜注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孔疏曰劉炫云按燕禮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於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從是請賓使自安當如彼使宰請齊侯自安耳主人請安謂主

人使司正請安於賓服虔亦然杜今云齊侯請自安非也今知不然者按鄉飲酒禮賓主相敵主人亦請安于賓然則齊侯與公敵禮安賓乃是常事何須傳載其文以爲畢公之義明是齊侯請欲自安不在其坐明慢公之甚劉不霈思此理用燕禮請安之義而規杜非也紹蘭按服劉之說是也燕禮於射人請立司正之後云司正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敢不安鄭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以此證之是請安猶命卿大夫以我安卽是卑公非請自安而

後爲卑公也又於賓取俎出之後云賓反入及卿大夫皆
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鄭注云禮者主
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以此證之是請安時齊
侯賓在坐亦是卑公非不在坐而後爲卑公也然則杜謂
請自安及不在坐之說皆與燕禮相違且下文云子仲之
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此齊侯面言請使夫人
見公則其在坐可知而非請自安更可知矣孔疏但據鄉
飲酒禮主人請安于賓之文不思燕禮公命卿大夫以我
安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之義又不詳繹左氏下文齊侯

時實在坐以護杜過失之

夷射姑旋焉

左氏定三年傳夷射姑旋焉杜注旋小便阮氏釋矢云又人之大便曰矢亦取施舍而去之義故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三遺矢矣莊子知北遊曰道在屎溺左傳閽曰夷射姑旋焉旋當爲施施者小便溺也溺亦有施舍之義旋乃字形之譌也紹蘭按韓詩外傳顧望無人意欲施之卽左氏旋當爲施之證又左氏襄十五年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注私小便私施矢聲近皆屎之假借說文尾部屎人

小便也从尾从水此小便正字艸部菌糞也从艸胃省此大便正字肉部胃穀府也从肉㓁象形象形者㓁象府形〻象穀形華部糞棄除也从廾推華棄米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此矢即菌之假借菌从胃省㓁象胃形〻象㓁中之穀故云似米而非米矣廉頗之一飯三遺矢似亦如夷射姑之旋師慧之私是屎非菌

奔食

左氏定四年傳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杜注奔食食者走是杜讀奔食爲句也紹蘭按奔食連

讀甚爲不詞解奔食爲食者走則傳文當作食奔更屬頭到賞讀奔爲句謂楚人奔也食而從之爲句謂吳人食楚人所爲之食而從之也杜注失之

季芈畀我

左氏定四年傳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杜注季芈畀我皆平王女也一曰畀我季芈之字縚蘭按釋文引服虔云畀我季芈之字孔疏引服虔云季芈許嫁而字畀我季芈字也禮婦人許嫁笄而併字季芊併字是許嫁也蓋遭亂夫死而改適鍾建耳今卽以傳證之下文云鍾建負季

芈以從五年傳云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屬言季芈而不及畀我明季芈畀我是一人矣杜乃以二人爲正解以服說爲餘義失之

子然

左氏定八年傳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杜注歂駟乞子子然也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紹蘭按說文欠部歂口气引也口部嘫語聲也歂爲口气引嘫爲語聲故駟乞之子名歂字子嘫嘫即今然

否之然燃正字然假借字火部燃燒也非其證然行而燃廢矣

鬱攸從之

左氏哀三年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下言救火之事云濟濡帷幕鬱攸從之杜注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紹蘭按杜解鬱攸爲火氣火氣從之與濟濡帷幕之文不相連貫鬱攸雙聲益救火具從之從帷幕也墨子備穴篇禽子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墨子答以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敝裕畢氏校注云說文裕衣物

饒也言敝衣物新布長六尺必以大繩爲箭水皿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蠡各二云云其所謂革盆猶傳之鬱攸其所謂布麻敝裕新布猶傳之帷幕說文鬱木叢生者叢有聚義攸行水也聚布麻敝裕等物濡於行水革盆繫以大繩爲箭以射敵人縛柱之火亦猶濟其所濡之帷幕故名鬱攸矣杜注鬱攸火氣疑火氣即火器之譌謂救火具也今救火水龍用銅爲之若冶槖然鼓其槖則水上射如放箭是鬱攸之遺制也

執玉帛者萬國

左氏哀七年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紹蘭按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得百里之國萬區則周易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昔在帝堯叶和萬邦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夏后氏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豎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臣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是九州之內作爲五服五服至于五千里夏德中微遇有窮之亂少康中興不失舊物自孔甲之後以至于桀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

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矣成湯遷鼎于亳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武王歸豐凡一千八百國布列於五千里內而太昊黃帝之後唐虞侯伯猶存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迄獲麟之末二百

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鄘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黃梁虞郳小邾徐燕邵糜舒庸鄅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戎東虢共宿申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鄀丙魏淳于穀巴州蓼羅賴牟葛譚蕭遂滑權鄀霍耿江冀弦道伯徵鄶厲項密任須句顓臾頓管雍畢豐邘應蔣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郇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偪陽邿鑄豕韋唐杜楊邶鄶觀扈邳胡黎大庭駘鼓邶鍾吾蒲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鄅栩亳韓趙三十一國盡亡其處祭極背貫貳軫絞於餘丘陽箕英氏毛羽萃偪封父仍有仍崇鄭庸燒奄商奄褒姒蓐有緡闕鞏飂殿夷窮桑四裔不在其間晉書地理志之說如此然則春秋時尚有百七十國見於經傳除盡亡其處之三十一國惟

百三十九之數應除亡國五十二則僅存八十七國又有
奔走不得保社稷者在其中故傳云存者無數十矣

殷日其積　一日遷次　無以尸造于門

左氏哀十五年傳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
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無
祿使人逢天之慼絕世于良殷日其積一日遷次今君命
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艸莽也紹
蘭按公孫貞子此行是弔禮恤禍災事雖非聘爲賓則同
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介攝其位君弔

介爲主人又云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
命鄭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
人以介與賓並命于君尊也未將命謂侯閒之後也以柩
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此聘賓死之禮也今貞子及
良而卒是入竟而死吳子不親弔乃使嚭辭其尸入則非
禮矣嚭勞且辭在將以尸入之後則始死至殯之共積皆
賓所自爲非吳爲之具殯又非禮矣一日遷次即禮所爲
入竟則遂也侯閒之後而賓死時已致館未將命以柩造
朝則入竟賓死更在侯閒之前亦未將命明當以柩造門

故禮云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鄭注門外大門外也賓死而歸其柩止于本國君大門之外以介復命即知賓死而聘其柩當遣于主國君大門之外以介將命皆所以重君命也故芊尹蓋又云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又云備使奉尸將命徼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一則曰以尸將命再則曰奉尸將命皆據禮經以對吳人乃云無以尸造于門更非禮矣

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　朝聘遭喪之禮

左氏哀十五年傳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紹蘭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鄭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介攝其命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不享食君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此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也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不郊勞子未君也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尸柩於殯宮

又不神之不禮賓喪降事也主人畢歸禮賓所飲食不可廢也禮謂饔餼饗食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為之不備此聘而遭主國君喪之禮也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門未可為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受禮受饔餼也不受饗食亦不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為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唯稍受之稍稟食也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與介入北鄉哭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此聘而遭本國君喪之禮也

市南有熊宜僚者

左氏哀十六年傳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紹蘭按淮南子主術訓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高誘注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

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劍而不動而弄丸不搖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遂故曰無所關其辭也此可補左氏所未備

反祏於西圃

左氏哀十六年傳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異義或曰卿大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

許慎據春秋左氏傳曰衞孔悝反祏於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見通典吉禮七主者神象也孝子旣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亦見通典吉禮七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見御覽禮儀部又春官小宗伯疏山陽作南陽鄭駁云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見通典吉禮七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爾見左氏哀十六年疏引駁異義又檀弓疏引作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陳氏疏

證曰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祭法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衛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見通典四十八吉禮注今攷孔悝反祏於西圃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孔氏仕於衛

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僭為之爾然則孔悝祀所出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為僭為之亦順鄭而言耳何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魏書禮志淸河王懌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逸禮言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特牲直祭祝於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正義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詞告于主）則鄭亦據大夫士禮以釋之矣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鄭

亦以士有主矣薦孰在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無主則何所祔以班昭穆束帛茅蒐得無誕乎又按說文示部祏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宀部宔宗廟主祏也皆用古左氏說管子山至數篇云君人之主弟兄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左氏莊十四年原繁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昭十八年鄭災子產使祝史徙祏主於周廟告於先君此祏之見於經傳者祏所以盛主非卽主也紹蘭按檀弓重主道

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據上文言復言飯言明旌下文言奠言辟踊言袒括髮皆天子下達之禮而飯用米貝尤與士喪禮合何獨主爲天子諸侯得有大夫士則不得有魏書禮志載清河王懌議曰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者

於逸禮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歛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此引公羊昭十五年傳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謂攝神歛主不待徹祭以駁何休解詁宗人攝主行事之非又引逸禮饋食設主皆大夫士有主之明文又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解詁引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是公羊說

亦謂士有主士既有主卽卿大夫可知而云卿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又注攝主爲攝行主事是自違其說也郊特牲疏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莊二十八年傳文）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自出宗廟此又大夫宗廟有主之明文乃鄭公於桑主吉主之士虞記饋食設主之逸禮皆未之見則其大夫士無主之說不足據矣

王氏經說卷第五終

王氏經說卷第六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公羊

遷鄭焉而野留

公羊桓十一年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何休解詁野鄙也地官大司徒鄭注引春秋傳遷鄭焉而鄙留賈疏引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

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易東周畿內國在虢鄶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紹蘭按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其何所可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𩵦歷莘君之土也公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是桓公在西鄭已甚得東土之人而寄孥于虢鄶十邑也史記鄭世家鄭桓公友初封鄭周民皆說河

雒之閒人便思之問太史伯于是東徙其民雒東虢鄶果
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于驪山下并殺桓公是
桓公在西鄭已徙民雒東而國于虢鄶十邑故韋昭云後
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漢書地理志
陳留郡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
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然則鄭在
西都久已寄孥虢鄶而國其地留近鄶又爲鄭邑是以公
羊云古者鄭國處于留謂桓公寄孥事也取其國而遷鄭
野留謂武公遷新鄭是也留既屬鄭在陳宋閒祭仲往省

爲宋所執故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傳本其初言之證以鄭語史漢並皆符合康成所發斯不然矣

出曰祠兵

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休解詁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于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將出不嫌不習故以祠兵言之將入嫌于廢之故以振訊士衆言之互相見也祠兵壯者在前難在前振旅壯者在後復長幼且衞後也春官肆師疏引異義云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

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駁之云公羊字誤也以治爲祠因爲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夏官大司馬疏云鄭于異義駁不從公羊曰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于周禮司馬職曰仲夏教芟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禡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紹蘭按肆

師職云祭兵于山川鄭注山川葢軍之依止是古有祠兵之禮公羊說本此肆師又云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鄭注貉師祭也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葢蚩蚘或曰黄帝鄭旣謂神葢蚩蚘是亦同公羊說惟鄭駁異義不取祠五兵以祠爲治字之誤許引三朝記駁蚩尤造兵之說據大戴禮用兵篇曰蚩尤作兵歟子曰否蚩尤庶人之强者也及利無義不顧厥親以喪厥身蚩尤惛慾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此許說所本御覽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同公羊說也穀梁傳出曰治

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穀梁爾雅皆同左氏作治兵孫炎出入之義則與何休說同孔仲達謂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鄭元詩箋引公羊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隱五年疏）今按鄭明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知其所見本作祠不作治曲禮外事以剛日注引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是其確證詩箋引作治兵直改之耳非有異本也孔說失之

不能平毋也

公羊傳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不能乎母也徐疏引
發墨守云聖人制法必因其事非虛之孟子曰夫人必自
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
伐之今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惠后之心令其寵專于子失
教而亂作出居于鄭自絕于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
公羊以毋得廢之則左氏已死矣紹蘭按左氏成十二年
周公出奔晉傳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周公周臣也
尙譏其自出況襄王以天子無外而書出乎自出者謂自
作孽而出故鄭引孟子自侮自毀自伐以見襄王不能孝

道亦是自出此據左氏說也公羊此傳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也傳文但云不能乎母亦謂其不能孝道無母得廢之之證何休解詁曰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絕之言出也下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此即墨守之文鄭故發之曰母得廢之則左氏已死以左氏傳敘惠后之死在昭公奔齊之先何得以毋命廢之故左氏又云王曰先后其謂我何也此發墨守皆用左氏說

虞主用桑

公羊文二年傳虞主用桑何休解詁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之虞者親喪巳下壙皇皇無所親求而虞事之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祭猶吉祭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見檀弓疏三王之代小祥以前主用桑者始死尚質故不相變既練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凡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見通典吉禮切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

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于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見曲禮疏特祀主于寢畢三時之祭見鬯人疏期年而後作栗主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見通典吉禮七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見曲禮疏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以柔日葢有脫誤陳氏疏證曰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葢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麤觕未暇別也穀梁傳

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于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喪主於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見御覽禮儀部禮記雜記下曰士三月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與左氏說禮記並合也惟公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僖三十三

年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者不同鄭注檀弓
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注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
帝引左氏傳祔而作主紹蘭按檀弓重主道也鄭注云重
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謂作主在虞後祔前與公羊左
氏兩家皆異孔疏云按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
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
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又云異義鄭氏不
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卽作主故此注云埋
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知然者以卒哭

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孔仲達欲會合兩家之說故云其義不異但旣偁卒哭之祭已用主旣夕云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注虞喪祭名卒哭三虞之後祭名祔卒哭之明日祭名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祔在卒哭之明日若祔而作主則卒哭之祭不得有主故鄭謂埋重後作主明與左氏不同孔以異義無駁謂從左氏之義非鄭意矣

兄弟三八

公羊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翟于鹹傳翟者何長翟也兄

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紹蘭按左氏文十一年傳說此事云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敗翟于鹹獲長翟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是長翟兄弟四人公羊但知三人既未知僑如焚如榮如之行又未知一者之衛爲衛人所獲有季弟簡如又未知

焚如於宣十五年晉景公滅潞之役爲晉所獲則其敘事不及左氏之詳穀梁傳亦言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說同公羊而身橫九畝范甯注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九畝五丈四尺楊疏云春秋攷異郵曰兄弟三人各長百尺別之國欲爲君何休云長百尺范云五丈四尺者讖緯之書不可悉信以此傳云身橫九畝故知是五丈四尺也眉見於軾范注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楊疏云攷工記云兵車之廣六尺有六寸又以其廣之半爲之軾崇是軾高從上而下去車版三尺三寸橫施一木名之曰軾也其說長字校二傳爲詳也

宋殺其大夫山

公羊成十三年經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何休解詁曰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徐彥疏云山者魚石之親若其不貶宜言魚山也紹蘭按山即蕩澤蕩氏魚氏雖同出自桓但族同而氏異故左氏云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背其族也然則不貶當言蕩山不得言魚山史記宋世家云誅唐山唐山即蕩山是其證也唐蕩古通用說文啺古文唐从口昜徐云宜言魚山誤矣

爲兄後也

公羊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何休解詁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徐彥疏引異義公羊說

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以此言之嬰齊爲兄後正合春秋之義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之爲君而已豈得作世子之子乎今嬰齊後之者若爲歸父之子然故爲亂昭穆之序言失父子之親者若後歸父則不爲仲遂之子故云失父子之親矣陳恭甫曰公羊隱元年何休解詁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

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孔廣林曰按檀弓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孔子曰立孫若然據周禮為正鄭君於爵等用公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此條蓋亦從周爵闕按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予孫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

立嗣子子主地法文而主天道進陰尊卑而親禮文故立嗣子孫是亦公羊說而但云春秋者非八不言變周之從殷質之義也

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昭十二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傳伯于陽者何解詁曰郎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從國出入不兩書伯不當再出故斷三字問之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解詁曰子謂孔子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子陽在生刊滅闕曰如爾所不知何解詁曰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豈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爲後人法不

欲令人妄儗錯左氏春秋經文與公羊同杜注陽邵唐燕別邑傳云齊高偃
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穀梁傳云納者內不受也燕
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范注陽燕別邑紹蘭按公羊
謂伯于陽即公子陽生經文譌闕設爲夫子與在側者答
問之詞以明其說左氏則直稱燕伯之名曰款陽又作唐
與公子陽生絕不相涉穀梁燕伯連讀是亦不以爲陽生
說與公羊迥異今以經文證之昭二年經北燕伯款出奔
齊六年齊侯伐北燕則高偃所納者明即伯款故左氏穀
梁並以陽爲邑名不言經有譌闕再以公羊證之哀六年

傳云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盍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野詰曰於不書者未命爲嗣　又云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陳乞與陽生玉節而教之走走郎出奔顯非高偃帥師納之北燕陳乞使人迎陽生亦非迎之於北燕然則高偃所納者非公子陽生其爲北燕伯欵益明矣以經證公羊以公羊證公羊校之左穀於義爲短

識二名

公羊定六年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傳此仲孫何忌也

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哀十三年晉魏多帥師侵衛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曲禮孔疏引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許愼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紹蘭按曲禮二名不偏諱鄭注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則二名謂二字作名公羊說是至云譏二名即以春秋經於今謂仲孫何忌魏曼多外尙有一

[illegible]八人

隱元年公子益師二年無駭紀裂繻四年衞州吁

桓二年宋君與夷七年鄧侯吾離九年曹世子射姑十年曹伯終生十一年鄭伯寤生十七年蔡侯封人莊五年邾黎來八年齊諸兒九年齊無知小白十年蔡侯獻舞十四年齊侯祿父二十二年陳公子禦寇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僖四年許男新臣陳轅濤塗五年晉世子申生九年宋公御說晉侯詭諸十一年晉丕鄭父二十二年陳侯杵臼十九年滕子嬰齊二十三年宋公茲父二十四年晉侯夷吾二十八年楚大夫得臣二十九年介葛盧三十二年晉侯重耳三十三年齊國歸父文元年叔孫得臣楚世子商臣二年晉處父六年季孫行父晉狐射姑七年宋公王臣九年晉箕鄭父十一年叔仲彭生十三年邾子蘧蒢十四年邾捷菑齊公子商人十六年宋君杵臼十八年莒君庶其宣元年晉大夫胥甲父二年鄭公子歸生晉君夷皋七年衞孫良夫九年晉荀林父晉侯黑臀十年陳夏徵舒陳君平國公孫歸父十一年陳儀行父十五年潞子嬰兒十七年許男錫我成二年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楚公子嬰齊十三年鄭公子去疾七年衞孫林父九年齊侯無野十年

衛侯之弟黑背十五年仲嬰齊齊高無咎十七年邾子貜且十八年晉君州蒲襄元年楚公子壬夫六年杞伯姑容七年鄭伯髡頑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十八年曹伯負芻二十二年楚公子追舒二十三年邾畀我二十四年陳鍼宜咎二十七年蔡公孫歸生二十九年吳子餘祭三十年周王弟佞夫三十一年莒君密州昭五年莒牟夷六年杞柏益姑宋華合比八年陳世子偃師干徵師十年季孫意如十四年莒子去疾莒公子意恢十五年吳子夷末二十三年蔡侯東國莒子庚輿二十四年杞柏郁釐二十五年宋樂大心二十七年宋樂祁犂三十年晉侯去疾徐子章羽三十一年黑肱三十二年晉韓不信定五年叔孫不敢十年叔孫州仇十三年晉士吉射十四年陳公孫佗人衛世子蒯聵哀三年衛石曼姑五年齊侯杵臼十年齊侯陽生十一年滕子虞母十二年陳夏區夫又有楚公子弃疾左氏說以其改名熊居 皆不以爲非禮何獨譏此二人且仲爲二名不在此數孫何忌經凡十三見如果當譏則昭三十二年始見于經

卽當書曰仲孫忌否則始見存其二名再見去其一字以示變例乃一見再見三見皆無異文直至定六年圍運之役名已四見始書忌示譏殊無例義明是簡編朽爛魯史仍其舊文故三家經書何忌者十二獨此經皆奪何字卽夫子所云史闕文愼重之至無它義也魏曼多惟哀七年一見十三年一見左氏穀梁皆作魏曼多惟公羊於十三年經無曼字與左穀異然則春秋以前二名不譏公羊說非也左氏說以楚弃疾改名熊居爲二名曲禮君子已孤不更名鄭注云亦重本晉有趙鞅後改志父與弃疾正同

此是更名非二名左氏之說與禮相違漢書王莽傳遣使者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亦可證二字爲二名非以更名爲二名也莽譏二名許叔重以散宜生爲二名大戴禮帝系篇堯娶于散宜氏是散宜爲氏非名古彝器有散氏盤則宜生爲名豈許說本之歟

公羊說本

穀梁

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元年春王正月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紹蘭按

說苑君道篇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泰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是以本美解元年文王似之萬物皆及生解春王武王似之戴已而天下順解正月周公似之其說與傳異劉向受穀梁春秋而傳無其語又建本篇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又云魏

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愼始也愼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吳子言國君必愼始正與傳稱謹始同誼其爲穀梁說無疑而傳不詳其說藝文志有穀梁外傳二十篇此

皆其佚說之厪存者也

仲子者何

穀梁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楊疏引鄭釋廢疾云若仲子是桓之母桓未爲君則是惠公之妾天王何以賵之則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也紹蘭按公羊傳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何休解詁經言王者賵赴告王者可知故傳但言諸侯

是公羊說仲子爲桓母不以爲惠母故鄭釋之云惠公之母亦爲仲子但彼仲子爲惠公母卽孝公妾卒於孝公之時范甯集解云仲子乃孝公時卒史記魯世家孝公立二十七年卒惠公立四十六年卒隱公立仲子之卒未知在孝公何年卽自孝公末年計之至隱公元年已四十八年周王斷無遲至此時始來歸賵之事明仲子非惠公之母左氏傳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明仲子爲桓公之母僃歸于我明惠公不以爲妾故桓幼而貴此公羊說也又云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卽是子

以母貴然則隱公以桓母之喪赴告于王王因使宰咺歸惠公之賵并及仲子自不得以天子賵妾爲疑是公羊之說較穀梁爲長鄭此說不足以釋廢疾矣左氏亦以仲子爲桓母但又以二年夫人子氏薨即仲子故有子氏未薨預凶事之說如果仲子未薨王必不先歸其賵故公羊以子氏爲隱母其說亦勝左氏也

叔姬歸于紀

穀梁隱七年叔姬歸于紀范甯云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

嫡俱行非禮也許愼曰姪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詩云韓侯娶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娣必少於嫡知未二十而往也楊疏六年乃歸者伯姬二年嫁于紀叔姬此年始去故云六年也陳氏異義疏證曰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白虎通義嫁娶篇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

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
王度記曰天子諸侯一娶九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
國云云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
必一娶何防淫佚也爲其棄德耆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
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
三人共之若已生之者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
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
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
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

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何休解詁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莊元年傳何休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如諸侯之禮義不可以天子之尊絕人繼嗣之路何氏言姪娣之年與許君合詩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是亦謂十五以上與嫡同往紹蘭按公羊隱七年叔姬歸于紀何休注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但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晉人來媵八年十月衞人來媵此二國所媵明與嫡俱行而齊人來媵在十年五月距伯姬歸宋

已歷年餘齊媵之年未必皆在十五以下然則後往之媵亦非盡待年矣召南江有汜敘云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首章其後也悔毛傳云嫡能自悔也二章江有渚鄭箋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已異心使已獨留不行則敘及傳箋皆不以此媵爲待年知箋俾江大汜小喻位非喻年陳氏謂是亦十五以上與嫡同往孔廣林亦同此說非鄭義也公羊傳八年用致夫人傳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何休解詁云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

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楚女未至而豫廢故
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二十年傳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何休注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在西宮
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此則媵先嫡行魯爲齊脅
立媵爲嫡不可以正禮論之矣

王人子突救衞

穀梁昭六年傳王人子突救衞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
范注引何休廢疾以爲稱子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
賤者録則名可今以其銜命救衞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

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衛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
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
侯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是卑者之常稱
楊疏鄭意若以子突爲名則書名者乃士之常稱傳何以
云貴之故知子突是字徐乾意稱人則王之卑者不合書
名僖八年公會王人于洮是也今稱名卽是貴之故二說
不同或以爲突是名子是貴理亦通但注意似不然紹蘭
按春秋經自子突外尚有子同子糾子般子野皆書名稱
子以此例之何休云佴子則非名鄭以子突爲字皆誤春

秋之義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今攷經稱名書子者例亦不一公羊桓六年子同生傳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莊六年子般卒傳君薨稱子某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公羊無傳穀梁傳子卒日正也皆非貴之之例惟公羊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傳其稱子糾何貴也是公羊傳子為貴有明文然則春秋以突為王人微者能奉命救衛故書子楊疏所引或說突是名子是貴似得之

王氏經說卷第六終